茶經/卷下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中

茶經
卷下
作者：陸羽　唐

五之煮

凡炙茶，慎勿於風燼間炙，熛焰如鑽，使炎涼不均。持以逼火，屢其翻正，候炮〈普教反〉出培塿，狀蝦蟇背，然後去火五寸。卷而舒，則本其始又炙之。若火乾者，以氣熟止；日乾者，以柔止。

其始，若茶之至嫩者，茶罷熱搗，葉爛而牙筍存焉。假以力者，持千鈞杵亦不之爛。如漆科珠，壯士接之，不能駐其指。及就，則似無穰骨也。炙之，則其節若倪倪，如嬰兒之臂耳。既而承熱用紙囊貯之，精華之氣無所散越，候寒末之。〈末之上者，其屑如細米。末之下者，其屑如菱角。〉

其火用炭，次用勁薪。〈謂桑、槐、桐、櫪之類也。〉其炭曾經燔炙，爲膻腻所及，及膏木、敗器不用之。〈膏木爲栢、桂、檜也，敗器謂朽廢器也。〉古人有勞薪之味，信哉。

其水，用山水上，江水中，井水下。〈《舛賦》所謂：「水則岷方之注，挹彼清流。」〉其山水，揀乳泉、石池慢流者上；其瀑湧湍漱，勿食之，久食令人有頸疾。又多別流於山谷者，澄浸不洩，自火天至霜郊以前，或潛龍蓄毒於其間，飲者可決之，以流其惡，使新泉涓涓然，酌之。其江水取去人遠者，井取汲多者。

其沸如魚目，微有聲，爲一沸。緣邊如湧泉連珠，爲二沸。騰波鼓浪，爲三沸。已上水老，不可食也。初沸，則水合量調之以鹽味，謂棄其啜餘。〈啜，嘗也，市稅反，又市悅反。〉無乃　　而鍾其一味乎？〈上古暫反，下吐濫反。無味也。〉第二沸出水一瓢，以竹筴環激湯心，則量末當中心而下。有頃，勢若奔濤濺沫，以所出水止之，而育其華也。

凡酌，置諸碗，令沫餑均。〈字書并《本草》：餑，茗沫也。蒲笏反。〉沫餑，湯之華也。華之薄者曰沫，厚者曰餑。細輕者曰花，如棗花漂漂然於環池之上；又如迴潭曲渚青萍之始生；又如晴天爽朗有浮雲鱗然。其沫者，若綠錢浮於水渭，又如菊英墮於鐏俎之中。餑者，以滓煮之，及沸，則重華累沫，皤皤然若積雪耳。《荈賦》所謂「煥如積雪，燁若春　　」，有之。

第一煮水沸，而棄其沫，之上有水膜，如黑雲母，飲之則其味不正。其第一者爲雋永，〈徐縣、全縣二反。至美者曰雋永。雋，味也；永，長也。味長曰雋永。《漢書》：蒯通著《雋永》二十篇也。〉或留熟盂以貯之，以備育華救沸之用。諸第一與第二、第三盌次之。第四、第五盌外，非渴甚莫之飲。凡煮水一升，酌分五盌。〈盌數少至三，多至五。若人多至十，加兩爐。〉乘熱連飲之，以重濁凝其下，精英浮其上。如冷，則精英隨氣而竭，飲啜不消亦然矣。

茶性儉，不宜廣，廣則其味黯澹。且如一滿盌，啜半而味寡，況其廣乎！其色緗也。其馨　　也。〈香至美曰其　　，　　音使。〉其味甘，檟也；不甘而苦，荈也；啜苦咽甘，茶也。〈《本草》云：其味苦而不甘，檟也；甘而不苦，荈也。〉

六之飲

翼而飛，毛而走，去而言。此三者俱生於天地間，飲啄以活，飲之時義遠矣哉！至若救渴，飲之以漿；蠲憂忿，飲之以酒；蕩昏寐，飲之以茶。

茶之爲飲，發乎神農氏，間於魯周公。齊有晏嬰，漢有揚雄、司馬相如，吳有韋曜，晉有劉琨、張載、遠祖納、謝安、左思之徒，皆飲焉。滂時浸俗，盛於國朝，兩都并荊渝間，以爲比屋之飲。

飲有挩茶、散茶、末茶、餅茶者，乃斫、乃熬、乃煬、乃舂，貯於瓶缶之中，以湯沃焉，謂之痷茶。或用葱、薑、棗、橘皮、茱萸、薄荷之等，煮之百沸，或揚令滑，或煮去沫。斯溝渠間棄水耳，而習俗不已。

於戲！天育萬物，皆有至妙。人之所工，但猶淺易。所庇者屋，屋精極；所著者衣，衣精極；所飽者飲食，食與酒皆精極之。茶有九難：一曰造，二曰別，三曰器，四曰火，五曰水，六曰炙，七曰末，八曰煮，九曰飲。陰採夜焙，非造也；嚼味嗅香，非別也；羶鼎腥甌，非器也；膏薪庖炭，非火也；飛湍壅潦，非水也；外熟內生，非炙也；碧粉縹塵，非末也；操艱攪遽，非煮也；夏興冬廢，非飲也。

夫珍鮮馥烈者，其盌數三；次之者，盌數五。若坐客數至五，行三盌；至七，行五盌。若六人已下，不約盌數，但闕一人而已，其雋永補所闕人。

七之事

三皇　炎帝神農氏。

周　魯周公旦，齊相晏嬰。

漢　仙人丹丘子，黃山君，司馬文園令相如，楊執戟雄

吳　歸命侯，韋太傅弘嗣。

晉　惠帝，劉司空琨，琨兄子兗州刺史演，張黃門孟陽，傅司隸咸，江洗馬統，孫參軍楚，左記室太沖，陸吳興納，納兄子會稽內史俶，謝冠軍安石，郭弘農璞，桓揚州溫，杜舍人育，武康小山寺釋法瑤，沛國夏侯愷，餘姚虞洪，北地傅巽，丹陽弘君舉，樂安任育長，宣城秦精，燉煌單道開，剡縣陳務妻，廣陵老姥，河內山謙之

後魏　琅琊王肅

宋　新安王子鸞，鸞弟豫章王子尚，鮑昭妹令暉，八公山沙門曇濟

齊　世祖武帝

梁　劉廷尉，陶先生弘景

皇朝　徐英公勣。

《神農食經》：「茶茗久服，令人有力、悅志」。

周公《爾雅》：「檟，苦荼。」《廣雅》云：「荊、巴間採葉作餅，葉老者，餅成，以米膏出之。欲煮茗飲，先炙令赤色，搗末置瓷器中，以湯澆覆之，用葱、薑、橘子芼之。其飲醒酒，令人不眠。」

《晏子春秋》：「嬰相齊景公時，食脫粟之飯，炙三戈、五卯，茗菜而已。」

司馬相如《凡將篇》：「烏啄、桔梗、芫華、款冬、貝母、木蘗、蔞、芩草、芍藥、桂、漏蘆、蜚廉、藿菌、荈詫、白斂、白芷、菖蒲、芒消、莞椒、茱萸。」

《方言》：「蜀西南人謂茶曰蔎。」

《吳志・韋曜傳》：「孫皓每饗宴，坐席無不率以七勝爲限，雖不盡入口，皆澆灌取盡。曜飲酒不過二升。皓初禮異，密賜茶荈以代酒。」

《晉中興書》：「陸納爲吳興太守時，衛將軍謝安常欲詣納。〈《晉書》云：納爲吏部尚書。〉納兄子俶恠納無所備，不敢問之，乃私蓄十數人饌。安既至，所設唯茶果而已。俶遂陳盛饌，珍羞必具。及安去，納杖俶四十，云：『汝既不能光益叔父，柰何穢吾素業？』」

《晉書》：「桓溫爲揚州牧，性儉，每讌飲，唯下七奠拌茶果而已。」

《搜神記》：「夏侯愷因疾死。宗人字苟奴察見鬼神。見愷來收馬，并病其妻。著平上幘，單衣，入坐生時西壁大床，就人覓茶飲。」

劉琨《與兄子南兗州刺史演書》云：「前得安州乾薑一斤，桂一斤，黃芩一斤，皆所須也。吾體中憒悶，常仰真茶，汝可置之。」

傅咸《司隸教》曰：「聞南方有以困蜀嫗作茶粥賣，爲簾事打破其器具，後又賣餅於市。而禁茶粥以蜀姥，何哉！」

《神異記》：「餘姚人虞洪入山採茗，遇一道士，牽三青牛，引洪至瀑布山曰：『吾，丹丘子也。聞子善具飲，常思見惠。山中有大茗，可以相給。祈子他日有甌犧之餘，乞相遺也。』因立奠祀，後常令家人入山，獲大茗焉。」

左思《嬌女詩》：「吾家有嬌女，皎皎頗白晳。小字爲紈素，口齒自清歷。有姊字惠芳，眉目粲如畫。馳騖翔園林，果下皆生摘。貪華風雨中，倏忽數百適。心爲茶荈劇，吹噓對鼎鑠。」

張孟陽《登成都樓詩》云：「借問揚子舍，想見長卿廬。程卓累千金，驕侈擬五侯。門有連騎客，翠帶腰吳鉤。鼎食隨時進，百和妙且殊。披林採秋橘，臨江釣春魚。黑子過龍醢，果饌踰蟹蝑。芳茶冠六清，溢味播九區。人生苟安樂，茲土聊可娛。」

傳巽《七誨》：「蒲桃宛柰，齊柿燕栗，峘陽黃梨，巫山朱橘，南中茶子，西極石蜜。」

弘君舉《食檄》：「寒溫既畢，應下霜華之茗；三爵而終，應下諸蔗、木瓜、元李、楊梅、五味、橄欖、懸豹、葵羹各一杯。」

孫楚《歌》：「茱萸出芳樹顛，鯉魚出洛水泉。白鹽出河東，美豉出魯淵。薑、桂、茶荈出巴蜀，椒、橘、木蘭出高山。蓼蘇出溝渠，精稗出中田。」

華佗《食論》：「苦茶久食，益意思。」

壺居士《食忌》：「苦茶久食，羽化；與韭同食，令人體重。」

郭璞《爾雅注》云：「樹小似梔子，冬生，葉可煮羹飲。今呼早取爲茶，晚取爲茗，或一曰荈，蜀人名之苦荼。」

《世說》：「任瞻，字育長，少時有令名，自過江失志。既下飲，問人云：『此爲茶？爲茗？』覺人有恡色，乃自分明云：『向問飲爲熱爲冷？』」

《續搜神記》：「晉武帝世，宣城人秦精，常入武昌山採茗。遇一毛人，長丈餘，引精至山下，示以蔈茗而去。俄而復還，乃探懷中橘以遺精。精怖，負茗而歸。」

《晉四王起事》：「惠帝蒙塵還洛陽，黃門以瓦盂盛茶上至尊。」

《異苑》：「剡縣陳務妻少，與二子寡居，好飲茶茗。以宅中有古塚，每飲輒先祀之。二子患之曰：『古塚何知？徒以勞意。』欲掘去之。母苦禁而止。其夜，夢一人云：『吾止此塚三百餘年，卿二子恒欲見毀，賴相保護，又享吾佳茗，雖潛壤朽骨，豈忘翳桑之報。』及曉，於庭中獲錢十萬，似久埋者，但貫新耳。母告二子，慙之，從是禱饋愈甚。」

《廣陵耆老傳》：「晉元帝時有老姥，每旦獨提一器茗，往市鬻之，市人競買。自旦至夕，其器不減。所得錢散路傍孤貧乞人，人或異之。州法曹縶之獄中。至夜，老姥執所鬻茗器，從獄牖中飛出。」

《藝術傳》：「燉煌人單道開，不畏寒暑，常服小石子。所服藥有松、桂、蜜之氣，所飲茶蘇而已。」

釋道該說《續名僧傳》：「宋釋法瑤，姓楊氏，河東人。元嘉中過江，遇沈臺真，請真君武康小山寺，年垂懸車，飯所飲茶。永明中，勅吳興禮致上京，年七十九。」

宋《江氏家傳》：「江統，字應元，遷愍懷太子洗馬，常上疏，諫云：『今西園賣醢、麪、藍子、菜、茶之屬，虧敗國體。』」

《宋錄》：「新安王子鸞、豫章王子尚詣曇濟道人於八公山，道人設茶茗。子尚味之曰：『此甘露也，何言茶茗。』」

王微《雜詩》：「寂寂掩高閣，寥寥空廣厦。待君竟不歸，收領今就檟。」

鮑昭妹令暉著《香茗賦》。

南齊世祖武皇帝遺詔：「我靈座上慎勿以牲爲祭，但設餅果、茶飲、乾飯、酒脯而已。」

梁劉孝綽《謝晉安王餉米等啓》：「傳詔李孟孫宣教旨，垂賜米、酒、瓜、筍、菹、脯、酢、茗八種。氣苾新城，味芳雲松。江潭抽節，邁昌荂之珧；疆場擢翹，越葺精之美。羞非純束野麏，裛似雪之驢；鮓異陶瓶河鯉，操如瓊之粲。茗同食粲，酢類望柑。免千里宿舂，省三月糧聚。小人懷惠，大懿難忘。」

陶弘景《雜錄》：「苦茶輕身換骨，昔丹丘子、黃山君服之。」

《後魏錄》：「瑯琊王肅仕南朝，好茗飲、蓴羹。及還北地，又好羊肉、酪漿。人或問之：『茗何如酪？』肅曰：『茗不堪與酪爲奴。』」

《桐君錄》：「西陽、武昌、廬江、晉陵好茗，皆東人作清茗。茗有餑，飲之宜人。凡可飲之物，皆多取其葉。天門冬、拔揳取根，皆益人。又巴東別有真茗茶，煎飲令人不眠。俗中多煮檀葉并大皁李作茶，並冷。又南方有瓜蘆木，亦似茗，至苦澁，取爲屑茶飲，亦可通夜不眠。煮鹽人但資此飲，而交、廣最重，客來先設，乃加以香茗輩。」

《坤元錄》：「辰州溆浦縣西北三百五十里無射山，云蠻俗當吉慶之時，親族集會歌舞於山上。山多茶樹。」

《括地圖》：「臨蒸縣東一百四十里有茶溪。」

山謙之《吳興記》：「烏程縣西二十里有溫山，出御荈。」

《夷陵圖經》：「黃牛、荊門、女觀、望州等山，茶茗出焉。」

《永嘉圖經》：「永嘉縣東三百里有白茶山。」

《淮陰圖經》：「山陽縣南二十里有茶坡。」

《茶陵圖經》云：「茶陵者，所謂陵谷生茶茗焉。」

《本草・菜部》：「茗，苦荼。味甘苦，微寒，無毒。主瘻瘡，利小便，去痰渴熱，令人少睡。秋採之苦，主下氣消食。」注云：「春采之。」

《本草・菜部》：「苦荼，一名荼，一名選，一名游冬，生益州川谷，山陵道傍，凌冬不死。三月三日採，乾。」注云：「疑此即是今茶，一名荼，令人不眠。」《本草》注：「按《詩》云『誰謂荼苦』，又云『堇荼如飴』，皆苦菜也。陶謂之苦荼，木類，非菜流。茗春採，謂之苦　　。〈途假反。〉

《枕中方》：「療積年瘻，苦荼、蜈蚣並炙，令香熟，等分，搗篩，煮甘草湯洗，以末傅之。」

《孺子方》：「療小兒無故驚蹶，以苦荼、蒸鬚煮服之。」

八之出

山南，以峽州上，〈峽州生遠安、宜都、夷陵三縣山谷。〉襄州、荊州次，〈襄州生南漳縣山谷，荊州生江陵縣山谷。〉衡州下，〈生衡山、茶陵二縣山谷。〉金州、梁州又下。〈金州生西城、安康二縣山谷，梁州生褒城、金牛二縣山谷。〉

淮南，以光州上，〈生光山縣黃頭港者，與峽州同。〉義陽郡、舒州次，〈生義陽縣鍾山者與襄州同，舒州生太湖縣潛山者與荊州同。〉壽州下，〈盛唐縣生霍山者與衡山同也。〉蘄州、黃州又下。〈蘄州生黃梅縣山谷，黃州生麻城縣山谷，並與金州、梁州同也。〉

浙西，以湖州上，〈湖州，生長城縣顧渚山谷，與峽州、荊州、義陽郡同；生鳳亭山伏翼閣飛雲、曲水二寺、啄木嶺，與壽州、衡州同；生安吉、武康二縣山谷，與金州、梁州同。〉常州次，〈常州義興縣生君山懸腳嶺北峰下，與荊州、義陽郡；生圈嶺善權寺、石亭山，與舒州同。〉宣州、杭州、睦州、歙州下，〈宣州生宣城縣雅山，與蘄州同；太平縣生上睦、臨睦，與黃州同；杭州，臨安、於潛二縣生天目山，與舒州同；錢塘生天竺、靈隱二寺，睦州生桐廬縣山谷，歙州生婺源山谷，與衡州同。〉潤州、蘇州又下。〈潤州江寧縣生傲山，蘇州長洲縣生洞庭山，與金州、蘄州、梁州同。〉

劍南，以彭州上，〈生九隴縣馬鞍山至德寺、棚口，與襄州同。〉綿州、蜀州次，〈綿州龍安縣生松嶺關，與荊州同；其西昌、昌明、神泉縣西山者並佳，有過松嶺者不堪採。蜀州青城縣生丈人山，與綿州同。青城縣有散茶、木茶。〉邛州次，雅州、瀘州下，〈

雅州百丈山、名山，瀘州瀘川者，與金州同也。〉眉州、漢州又下。〈眉州丹稜縣生鐵山者，漢州綿竹縣生竹山者，與潤州同。〉

浙東，以越州上，〈餘姚縣生瀑布泉嶺曰仙茗，大者殊異，小者與襄州同。〉明州、婺州次，〈明州　　縣生榆莢村，婺州東陽縣東白山與荊州同。〉台州下。〈台州始豐縣生赤城者，與歙州同。〉

黔中，生思州、播州、費州、夷州。

江南，生鄂州、袁州、吉州。

嶺南，生福州、建州、韶州、象州。〈福州生閩縣方山之陰也。〉

其恩、播、費、夷、鄂、袁、吉、福、建、泉、韶、象十一州未詳，往往得之，其味極佳。

九之略

其造具，若方春禁火之時，於野寺山園，叢手而掇，乃蒸，乃舂，乃拍，乃復以火乾之，則又棨、撲、焙、貫、棚、穿、育等七事皆廢。

其煮器，若松間石上可坐，則具列廢。用槁薪、鼎鑊之屬，則風爐、灰承、炭撾、火筴、交床等廢。若瞰泉臨澗，則水方、滌方、漉水囊廢。若五人已下，茶可末而精者，則羅合廢。若援藟躋嵓，引絙入洞，於山口炙而末之，或紙包合貯，則碾、拂末等廢。既瓢、盌、竹筴、札、熟盂、鹺簋悉以一筥盛之，則都籃廢。

但城邑之中，王公之門，二十四器闕一，則茶廢矣！

十之圖

以絹素或四幅或六幅，分佈寫之，陳諸座隅，則茶之源、之具、之造、之器、之煮、之飲、之事、之出、之略目擊而存，於是《茶經》之始終備焉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